

彈亂調亂

色情是沉悶的一種文學，甚至比政治八股更沉悶，越看得多色情文學，你可能更討厭性愛……香港的色情文學觀眾主要是男人，所以大部份色情都是大男人主義和男性中心的，主要是敘述一個男人如何把女人騙到床上去。

澄雨

男人如何用錢去滾女人，女人多是舞女。表面上大家好好的，其實互相虛與委蛇，之間只有錢的交易，性也不過是一種買賣。那種紙醉金迷的歡場百態，是楊天成樂而不疲的描寫對象。「有錢就有女人，何必講什麼情情愛愛」呢，這似乎是楊天成唯一的訊息，他最成功的就是創造出一個脂粉界的英雄，大派銀紙。至于間歇他字裏行間透露出來的自嘲與孤寂，却屬於意外收穫。

辛文的主角却永遠是較年青的花花公子或高級EXECUTIVE，比較接近現在香港中環人，由于外表英俊，有銀又略有學識，他們身邊永不缺乏自動獻身的女秘書或小飛女，他們之間也會有情義存在。但性是最重要使男女互相吸引和維繫他們間關係的東西。辛文文字很「冷」，很CALCULATING，他把男女主角的情感很客觀很理性的分析給你聽，有時使你毛骨聳然。他的背景永遠是西化的，中產階級的，連男女主角都是叫「狄克」「麗泰」「傑美」，他描寫酒、家居、食物很用心，特別對錢銀的細節很留意。往往故事或一段情完了的時候有一陣悲劇的味道。他的男女主角縱或雜交，但却不變態。他的世界永是中上的小資產階級所熟悉的世界。

我幾乎可以用同樣的分析應用在成報的「紫莉」身上，可惜她(?)的文章多只是短文，算不上是色情。

目前生產最多色情作品的作家恐怕是夏飛了。他的小說充斥市面的書店，連載散見星夜報、勝報等等小報。他的文字水準不錯，可讀性高，但沒有楊天成的老練，也沒有辛文的飄逸，但更HARD-CORE。他可以連篇累牘的描寫女性的胴體和做愛的過程，使你作悶。早期的作品較重視引誘的SITUATION，近來的却頗馬虎，間中他還會寫寫故事，但多只是很鬆散的故事。他最擅寫下層階級的青年男女，尤其是本性善良的飛男飛女，如何過不了情慾一關而致墮落，淪為妓女，一旦離開這個框框，他就手足無措了。間中他會很VULGAR，或引用一下「積小勝為大勝」，「排除萬難、爭取勝利」等政治術語來描寫做愛場面。他書中很多黑社會、臭飛這一個階層的男女，因此眾男一女的場面特別多，可幸他的文字不致令人作嘔，間中你會找到一兩個新的意象，但總的來說，他的意象都是很傳統的「溪澗」「芳草」「山峯」「葡萄」之類。女人在他書中永是被征服者。

相對來說，以「王新潮」、「夢思」為筆名的小說就很無產階級，很獸性，他往往不經營造就直捷了當的描寫做愛，用的也是極俚俗的粗口。夏飛很少直接用到「陰戶」「陽具」這類字眼，他用的多是意象，如「小鳥」「溪澗」之類，但王、夢却毫不忌諱的直接用上不少廣東人口頭的粗言，他們的

文字很粗劣，未經雕琢，人物多是苦力，廉價妓女，或性飢渴的怨婦。性愛往往是狂亂暴力的，不少亂倫，性變態的場面，很接近野獸。小資產階級看他們的書，可能性慾全失。

以上很粗略的就平日所知談及幾類型作家，其他的，如性問答信箱，日日出爐香式的小故事等等色情文學，都沒機會談了。另外一些新作家，如環球文庫的古岡，因為還未成風格，或根本不暢銷，或魏力古龍這類在偵探或武俠小說中間加插一段性愛描寫的作家，都只好略去不談，免至阻礙「文化新潮」的篇幅。

香港 HENRY MILLER

我記得在兩間大學的學生要搞有關色情的調查時有九位同學會找我談過，但當我提到「夏飛」「王新潮」的名字時，他們茫然無所知，顯見他們對此沒有什麼認識。如果黃玉郎的垃圾漫畫能得到號外的垂青，那麼這些港產「寫字佬」也無愧于「文化新潮」的篇幅吧！

那天，我們會有我們的HENRY MILLER？

淫獸們不必再孤單，
新文化人已經到臨！

彈亂調亂

小資產階級對色情的態度是極端曖昧的。一方面他們受傳統清教徒的道德觀所束縛，使他們鄙棄色情文化。對淫獸們，以「猥瑣」的白眼視之。另一方面，正如蕭伯納所猜想，無產階級做愛是極端缺乏想像力的，只求THE REAL THING；而小資產階級却會講求性愛要有情調和趣味，但要性愛多采多姿，就必須依賴SEXUAL FANTASY。而色情文化能提供更多可供他們性幻想的資料，所以本質上他們不能不受色情所吸引。此所以，他們的理想愛人永遠是個純真的蕩婦。再加上小資產階級為了積累資本，為了事業上要向上爬，通常在性慾最旺盛的十年（15—25）都獨身，常要靠自瀆來解決性慾，更滋長他們對性幻想的依賴。這樣下來，不少是偷偷的看色情文化，公開否認，或事後後悔；總之，色情使他們內心不斷交戰、不斷矛盾。

色情在香港有市場，因為香港男人大部份都是SEXUALLY UNDERPRIVILEGED的。道德觀念和客觀經濟環境限制了他們，使他們成為淫獸，為整個色情市場提供了下層基礎。

性對象

在談到色情文化之前，我們必須了解，色情本身是個冷媒介。它要求讀者運用自己的想像力投入整個故事中，補足種種細節，所以色情有更濃厚的文化基礎。譬如說，日本人特別喜愛細縛女人，向女人施暴來滿足

他們的大男人主義，于是日本的色情書報就特別多這類情節和畫面。英國人似乎特別嗜好女人的屁股，美國人是崇乳狂，中國人則嗜好處女，這種種分別，要做過比較研究才可仔細寫出來。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色情文化中的男女主角是極IMPERSONALIZED的，性格極模糊的。除了以極抽象的形容詞來描寫她們的身段外，細節是很缺乏的，這樣，才可容許讀者隨意把自己心愛的那一類型女人投射到主角身上。所以，你看完整本FRANK HARRIS的MY LIFE & LOVES，對他生命中那過百女人，連任何一個的特點都說不出來。只看書，你又不能分別出FANNY HILL和EMMANUELLE有什麼不同呢？再說，讀者看這類作品，所注意的不外是那些EROTIC場面，誰會着重情節和性格描寫？

所以，就我個人來說，我最反對色情的地方就是，色情是極沉悶的一種文學，甚至比政治八股更沉悶。越看得多色情文學，你可能更討厭性愛，我們這些「寫字界」文字水準就越低，（有志於創作的文藝青年不可不提防這點）。色情主要是為挑動情慾，刺激性幻想，因此色情最刺激的地方永遠是從結識一個異性到引誘到她上床的那一段，SEDUCTION的場面最刺激性幻想，到短兵相接之後，就越趨沉悶了。因為「做愛」這個行動過分單調，無論用什麼意象（如「打仗」、「遊山玩水」）都難有新意，難免陷于公式化。但引誘（SEDUCTION）却可以無窮。設計引誘的場面却須要想像力，可惜色情作家不是一流作家，可觀的色情

作品是很有限的，尤其在香港，文字有一定水準的更是寥寥可數。

性文學

香港的色情文學觀眾主要是男人，所以大部分色情都是大男人主義和男性中心的，主要敘述一個男人如何把女人騙到床上去。因此，男同性戀的場面極少，亂倫或戀態性行為的情節也相對的少。但偷窺狂（VOYEURISM）的場面極多。最典型的莫如寫了廿多年「紅綠日報」的徐夢，他的主人翁一定是男人，而且多數是中年男人，這類中年男人性慾已不如後生仔旺盛，所以他們也不一定冀求真個銷魂，只是摸摸捏捏，過過手足之癢，或能看到女性胴體已很滿足。因此他們的故事多發生在一屋數伙的唐樓中，女人也有不少是良家婦女，雖被佔便宜而不損其貞潔，她們多是大胸脯加小蠻腰，這是香港四十多歲左右的一代的理想美人。徐夢文字很通暢，風格也比較傳統，從女人的名字可以知道，他的女主角不是叫二姑就是好姐，或是表嫂之類，多是男人身邊的女人，男人可以借故佔一下便宜那一類。（這是很概括的說法，尤其近九年來由于市場的要求，徐夢也開始寫得更露骨了。）

楊天成或明報現在的「辛文」（還有何行）寫的却完全是另一個階層。楊天成的主角永是一個「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花花公子（或中年男人）。寫一個性能力近乎超人的

淫獸們不必再孤單，
新文化人已經到臨！

彈亂調亂

新文化人並不蔑視色情的存在，並不目之為Deviant behaviour，我們必須勇於承認，色情文化已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正如電視已成爲了我們家庭的一份子。

廿五歲以上或以下的男仕請注意：下一次你要看星夜報的時候，你不必再恐懼別人用責備的眼光來看你，你也無須因別人目你爲淫獸（通俗的說，就是鹹濕佬）而尷尬；你可以叫他們俯心自問：他享受不享受性幻想（SEXUAL FANTASY）？他那僅有的性知識，是從這類色情刊物中來，抑或從MASTERS & JOHNSON中來？

性幻想

新文化人並不蔑視色情的存在，並不目之為DEVIAN'T BEHAVIOUR。我們必須勇於承認，色情文化已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正如電視已成爲了我們家庭的一份子。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WE HAVE TO LIVE WITH IT。色情存在於報紙，於街頭巷尾的招貼上，朋友的笑談中。色情已成爲這社會經濟中一個重要的商品，而且可以合法地闖進我們生活之中，除非這社會從本質上有所改變，否則我們就不能掩耳盜鈴的漠視這個商品的存在。明乎此，我們就可體諒爲什麼所有「反色情」的呼喊都如「反殖民主義」一樣軟弱無力。

在談及色情之前，我們必須先談談性慾的本質。性慾與其他慾望不同之處，就是性慾本身是SYMBOLIC RESPONSE。每一個人看見牛排都會食指大動，但一個男人看見一個裸女未必就會衝動。如果他是同性戀者，他根本不會有任何性慾，如果他是戀屍狂，他會想如何先弄暈或殺死那個女性。如果他是個自戀狂，他只會攬鏡自瀆。越看得多性變態的例子，你就會發覺，性慾決非純肉體上的衝動，並不是像食慾般由條件反射決定的。相反，性慾是由腦袋所支配。不知如何，每一個人選擇了能引起他性慾的一系列因素（ELEMENTS）。有些人特別喜歡肥婆，有些特別喜歡平胸的女子，有些人是虐待狂，另一些是同性戀者。選擇了之後，每當這些因素出現，他就會衝動，而奇怪的是，人可以用任何方法得到性滿足。這樣說，好像很唯心，事實上又不到你不唯心，有些醫學實例指出有些男人看到女子的內衣（不是穿在女人身上的）都會射精。這似乎說明一個事實，就是性的快感其實是相對於我們的幻想（FANTASY）而來。THE ORGASM IS A RESPONSE TO AN ACT OF WILL AND IMAGINATION RATHER THAN PHYSICAL REALITY。此所以，許多女人

厭倦了自己的丈夫，往往在做愛過程中想像丈夫是阿倫狄龍而得到極大的高潮。

如果大家可以接受這個論點，就必須承認性幻想是性行爲不可缺的一部份。性幻想使性行爲更充滿趣味、更完滿。無疑，最完滿的性必須建基於愛，可是也不可否認，SEX IS FUN。而色情之所以存在，在某個限度下理應存在，也是因爲色情可以提供「性幻想」的資料。如果這社會沒有人性飢渴，好果性幻想不增加快感，那麼根本沒有人去理會色情，色情自會消失。另一方面，色情的危險亦在於此，使本已性飢渴的男人胡亂幻想，很容易導致他們成爲性變態者。但我不敢肯定，色情會帶來更多的性犯罪。色情可能會使人濫交，但濫交是不是罪呢？似乎目前尚難有一個定論。我只能說濫交的害處是沾染性病的可能性較大。色情可以使人的「性道德」開放，接受不同方式的性愛——如手淫、口交，甚至肛門交接。色情使性商品化，使男女雙方都把對方看成是SEX OBJECT，把性愛變成非人化（DEHUMANIZED & IMPERSONALISED）。色情還會鼓吹許多錯誤的觀念，如性愛的成功純由技巧決定，甚至由陽具大小長短決定，又或女性喜歡被強暴等等。

淫獸們不必再孤單，
新文化人已經到臨！